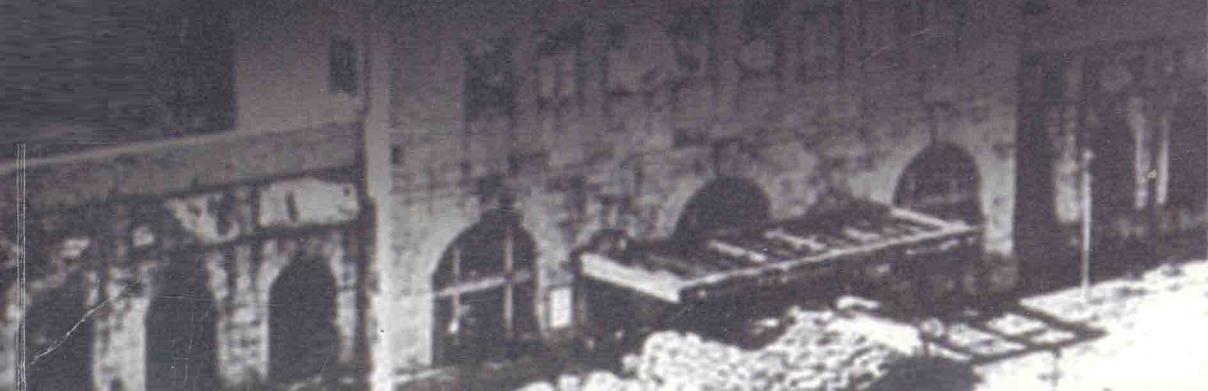


淞沪暗战之 挥斩的利剑

小说梗概：1941年的上海，正值日美“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日军盘踞掌控下的十里洋场龙蛇混杂，暗流涌动。中共地下党、军统、日本特高课、76号的势力在此汇集，盘根交错、互相渗透。军统上海站行动组组长陆子陵奉命刺杀叛徒董庆锋，不料行动失败，手下士卒损失殆尽，幸得中共地下党“利剑小组”的及时救援方转危为安。经历生死，陆子陵弃暗投明，成为“利剑小组”的新一员，跟随地下党的同志们奇袭宪兵司令部、盗取机密文件、营救被捕同志，与日军宪兵队、特高课斗智斗法，暗中进行生死较量，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特的阴谋和陷阱，将日军统治下的上海滩搅得天翻地覆，令侵略者不得安宁。战斗过程中，陆子陵和他的战友们逐渐明白了自己战斗的目标和意义，逐渐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活跃在隐蔽战线上的抗日英雄！

◎徐晨达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淞沪暗战之 挥斩的利剑

小说梗概：1941年的上海，正值日美“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日军盘踞掌控下的十里洋场龙蛇混杂，暗流涌动。中共地下党、军统、日本特高课、76号的势力在此汇集，盘根交错，互相渗透。军统上海站行动组组长陆子陵奉命刺杀叛徒董庆祥。不料行动失败，手下七人损失殆尽。军统中共地下党的新一员，跟随地下党的同志们奇袭宪兵司令部，盗取机密文件。董庆祥的阴谋和陷阱，将日本统治下的上海滩搅得天翻地覆，令侵略者不得安宁。战斗过程中，陆子陵和他的战友们逐渐明白了自己战斗的目标和意义，逐渐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活跃在隐蔽战线上的抗日英雄！

◎徐晨达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淞沪暗战之挥斩的利剑/徐晨达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5. 3

ISBN 978-7-5473-0740-3

I. ①淞… II. ①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77982 号



淞沪暗战之挥斩的利剑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 020 毫米 1/16

字 数: 481 千字

印 张: 27.25

版 次: 2015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0740-3

定 价: 5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021-52069798

目 录

第一章	红色追杀令	1
第二章	锄奸行动	8
第三章	蛇蝎美人	15
第四章	进退维谷	22
第五章	拼死一搏	28
第六章	脱困	35
第七章	神秘的德国教会医院	44
第八章	风云再起	53
第九章	接头地点	62
第十章	弃暗投明	71
第十一章	利剑小组	80
第十二章	残酷的审讯	89
第十三章	敌友难分	96
第十四章	不速之客	103
第十五章	北方圣女	112
第十六章	偷梁换柱	119
第十七章	钱行酒会	126
第十八章	美人心计	132
第十九章	金蝉脱壳	139
第二十章	搅他个天翻地覆	145

第二十一章	假作真时真亦假	151
第二十二章	身份暴露	158
第二十三章	身处险境	165
第二十四章	命悬一线	171
第二十五章	雷霆营救	177
第二十六章	威震敌胆	187
第二十七章	风云突变	193
第二十八章	冒险营救	202
第二十九章	乔装进城	208
第三十章	美欧侨民的血泪	214
第三十一章	揭露罪行	221
第三十二章	险象环生	227
第三十三章	大危机	235
第三十四章	多行不义必自毙	242
第三十五章	穷途末路不得生	251
第三十六章	别 离	257
第三十七章	日军的应对	261
第三十八章	东来之劲敌	271
第三十九章	军统苏州站的覆灭	280
第四十章	再度联手	286
第四十一章	自投罗网	292
第四十二章	宁死不屈	298
第四十三章	再施毒计	307
第四十四章	子夜血战	314
第四十五章	夜潜申城	319
第四十六章	喋血上海滩	326
第四十七章	大动肝火	334

第四十八章	雪夜惊变	____341
第四十九章	恩怨情仇	____349
第五十章	少女杀手之死	____352
第五十一章	重归平静	____358
第五十二章	毒气工厂	____364
第五十三章	群英再会	____372
第五十四章	夜探魔窟	____378
第五十五章	直捣黄龙	____384
第五十六章	中心开花	____392
第五十七章	舍生取义	____398
第五十八章	挥斩的利剑	____410
第五十九章	拨云见日	____419

第一章

红色追杀令

民国三十年(公元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公共租界。

六点刚过,由于华东地区天黑得早,街道两旁的街灯早已依次亮起,昏黄的灯光与最后一抹天光交织在一起,斑斓地投射在柏油铺就的街道上。

尽管早在四年前的“八一三淞沪会战”后,上海就已落入日寇之手,但这座远东最大的国际都市却依然保持着表面上的虚假繁荣。

身穿和服的日本女人撑着纸伞,挽着身穿土黄色军服的驻沪日军军官的胳膊,大摇大摆、有恃无恐地在街上闲逛着,一群麻木而怯懦的中国人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正朝着沿街的日本商铺橱窗里陈列的衣帽、眼镜等货品细细观望着。沿街的电线杆上粘贴着各类食品和即将上演的电影的广告,商店的霓虹灯招牌发出令人目眩神迷的七彩灯光。

身穿青布长衫,手里提着一只硕大的棕色皮箱的军统上海站情报组组长胡凌昭看到了那对向他迎面走来的日本情侣,微微皱了皱眉,不动声色地压了压头上的黑色礼帽,低下头,一闪身从沿街的人行道上拐入了一条背街的小巷子里。

身后路灯投来昏黄的亮光,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他略显匆忙地走在青石铺就的弄堂里,皮鞋底与青石路面一次次接触,发出“恰恰恰”的脚步声。

胡凌昭今年三十九岁,从军已有十九个年头,其中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在情报

战线，经过数年的摸爬滚打，历经数次九死一生的险境，他眼下已经坐到了军统上海站情报组组长、陆军中校的位置上。今天他孤身一人，冒险外出，是要将一份极为重要的情报亲口转达给潜伏在公共租界里头的上海站行动组组长陆子陵。

拐过了几个巷口，拎着皮箱的胡凌昭走进了一条更为幽静狭窄的小弄堂。在这条弄堂的尽头有一座石库门，里头有一栋两层楼的红砖小洋房，他今晚要见的人就在这栋楼里。

这栋小洋房正门不远处的巷子口有一处香烟摊，一个年纪大约十八九岁的半大小子手捧着一本破破烂烂的线装版《水浒传》，蹲坐在一张小马扎上，凑着弄堂里唯一一盏路灯的灯光正读得是津津有味。但当胡凌昭从巷子口向他走来的时候，他却立刻机敏地放下了手里头的书，右手慢慢伸到了香烟摊子下面的一个暗格里。

“先生，要买包香烟吗？”那名小烟贩讨好而又不失警惕地问道。

“你这里都有什么烟？”胡凌昭闻声停下了脚步。

“国产的哈德门、洋人的骆驼烟应有尽有，您要哪种？”

“我只抽国产哈德门。骆驼烟是洋货，我这样的中年人抽不习惯，味道太淡，没有烟味。”

“上海人都喜欢骆驼烟，您却喜欢味道更呛人的哈德门，想必是从喜欢辛辣口味的陪都来的吧？”

“不错，我正是从重庆来的，我是来此地找陆先生的，他可在吗？”

这看似平常无奇的街头对话却是军统在上海的接头暗号之一，切口核对完毕。那名小烟贩立刻从马扎上站起身来，凑过身子询问道：“您就是情报组的胡组长吧？”

“是。”胡凌昭回答道，他上下打量了一番眼前这个瘦小的年轻人，“你就是那新来的？小兄弟怎么称呼？”

“报告长官，卑职萧鹿，大家都叫我小六子，军统上海站行动组新晋组员，现在执行外围警戒任务。我们组长和其他组员都在二楼上头的小阁楼里，大伙已经恭候您多时了！”

“好，以后大家就是同一战线上的生死弟兄了，请多关照！”胡凌昭微微一笑，冲他点了点头。小六子立刻诚惶诚恐地给他让开了道。

胡凌昭拎着皮箱，三步并作两步地踏上了通往小阁楼的楼梯。楼梯间里没有安装电灯，一楼和二楼也没有灯火，到处都是一片昏暗，只有屋外头的路灯的一点亮光从木窗里照射进来。这木制的楼梯似乎已经有些年头了，随着胡凌昭

沉重的脚步声而发出一阵阵“吱吱呀呀”的响声。最近日军的爪牙七十六号以及梅机关对于军统潜伏人员的追捕抓得很紧，在连续被汪伪特务端掉了两个地下联络点，牺牲了数名潜伏人员之后，行动组不得不将接头地点转移到了位于公共租里头的这个老旧而狭窄的小弄堂里，以躲避日军和汪伪特务们的眼线。

约定见面的那个小阁楼就是屋脊与二楼楼层之间的一个三角形空间，原本是储藏杂物用的。但这栋小洋楼的前主人在此基础上重新翻盖了一下，使得这层小阁楼的单层高度增加到了两米一左右，原先直不起腰的人在里头也能自由活动了。

当胡凌昭拎着皮箱推开阁楼那斑驳的木门，走进这个略显拥挤的小阁楼的时候，阴冷且散发着一股刺鼻霉味的小阁楼里已经或坐或蹲着八九个人了。伪装成拉黄包车的车夫、工厂做工的工人、卖报的小贩的众人听到木制楼梯上传来的“吱吱呀呀”的响声就已经提高了警觉，直到胡凌昭推门进来，摘下脑袋上的那顶黑色礼帽，在场的众人这才略微舒了一口气，随即纷纷站起身来，向这位情报组的头头、军统上海站的二号人物立正行军礼。

“兄弟们这几天辛苦啦！不必多礼了，随便坐吧。”胡凌昭摆了摆手道，他将手中的皮箱和礼帽放在了房间正中唯一的一张桌子上。阁楼里头虽然聚集着十个人，大伙却都很安静，除了桌子边上一个铁皮火炉上正烧着的一壶茶水不时发出“咕噜咕噜”的茶沫子翻滚声之外，几乎没有特别的声音。

一个外形俊逸，留着干净利索的板寸头，眉宇之间透着一股硬朗之气的年轻人从人群中走上前来，伸出了他的右手跟胡凌昭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他身穿一套棕色的皮夹克，腰上的皮带、牛仔裤和脚上的皮鞋无一不是美国货，外形活脱脱一纨绔公子，但紧握着他的手的胡凌昭却丝毫不敢有一丝轻视之意，因为眼前这个美国牛仔打扮的年轻人正是他此行要见之人——军统上海站行动组组长、陆军中校陆子陵。

“老胡，许久不见了。”陆子陵微微一笑道，“一路上没碰到盯梢的吧？”

“还好，没遇上七十六号的人。”

“胡组长，眼下七十六号那群走狗盯我们盯得很紧，今天你冒险前来此处秘密接头点跟我们碰面，肯定又有什么新指示吧？”身穿白色上衣、蓝色背带工装裤，头戴蓝色瓜皮帽，伪装成工厂职工的行动组副组长朱亮，蹲在一旁的火炉边烤着火，边擦拭着手中的一柄飞刀。

“不错，我这次前来是要转达给你们一个十分重要的新任务！”胡凌昭搬过一张长凳，坐了下来。

“杀人？”陆子陵眉毛一挑道。

“不错。”胡凌昭接过朱亮递过来的一只盛满热茶的粗瓷碗，喝了一口热茶，淡然回答道。

“杀谁？”陆子陵以及他身后的行动组的成员们顿时来了精神。

胡凌昭放下手中的茶碗，伸手从自己胸口的一个暗袋里掏出了一张巴掌大小的黑白相片，泛黄的相片上，一个头戴礼帽、身穿棉袍、长着一张马脸的男人正对着镜头咧嘴大笑。

“这个就是你们今次要除掉的人，他叫董庆锋，原先是军统芜湖站的副站长，今年年初三月份的时候被日本宪兵抓获，一周之后便叛变了，芜湖站因此损失惨重，包括站长在内的十六人牺牲。这家伙现在已经彻头彻尾地沦为日本人的走狗，而且还是一条见人就咬的疯狗。他为了邀功请赏，不但将我们军统在皖南和江浙地区的情报人员资料出卖给日本人，还亲自带领日本宪兵抓捕了十多名军统和中统的退役人员。这些人绝大部分都已经年近花甲，早已经脱离情报系统多年，现在都处于在家养老的状态，但董庆锋对他们却丝毫没有心慈手软，仅仅七月份一个月之内就协助日军抓捕了十七人，这些军统和中统的功勋元老全部被日军执行枪决。其中就包括我的恩师吴春东先生。”胡凌昭咬牙切齿地说道。

“这家伙在叛变之前多次协助上海站进行情报收集工作，他对于我们上海站的情况也相当熟悉。上个月发生的两起情报据点被七十六号偷袭事件，也是由他提供了相关线索情报。戴老板已经对他下达了‘红色追杀令’，命令我们上海站不惜一切代价除掉他！”

“根据我们安插在驻沪日军宪兵队的内线传回的可靠线报，董庆锋由于协助日军查抄咱军统在上海的情报网有功，将于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就是明天抵达上海。届时日军宪兵司令桥本龙马介少将将在上海的日军宪兵司令部接见他，并授予其帝国勋章以示嘉奖。戴老板命令我们在其前往日军宪兵司令部的半道上将其除掉，以避免上海站遭遇更严重的损失！”胡凌昭以不容置疑的口吻下令道。

“想要除掉一个日军如此看重的走狗，还是在上海这个日军重重设防的大都市里，这可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陆子陵走到桌子旁边，审视着桌子上那张泛黄的相片略有顾忌地说道。

“我也知道此事不容易，这不，我给你们带来了两件好东西，必定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胡凌昭伸手拍了拍若有所思的陆子陵的肩头，随后他招呼众人围到桌子旁边，缓缓打开了那口硕大的棕色皮箱。

“好家伙！”皮箱打开的一刹那，在场的众人无不咋舌，更有人兴奋地轻呼了一声。

让众人眼前一亮的家伙是两套德国的 Kar98K 狙击步枪的部件。

“德国产的毛瑟 Kar98K 狙击步枪两支，采用 7.92 毫米 X57 毫米毛瑟步枪弹，五发弹夹供弹，安装有六倍光学瞄准镜，子弹出膛初速 755 米/秒。”胡凌昭微笑着介绍道。

陆子陵闻言沉默不语，只是随手抓起皮箱里的狙击枪部件，以敏捷熟练的手法迅速组装好了这两支狙击步枪，随后举枪对准小阁楼老虎窗之外，透过枪身上的六倍光学瞄准镜慢慢瞄准一只正在三百米开外的洋楼屋顶上踱步的鸽子。鸽子那红色的喙，黑色而细长的鸟爪清晰可见。陆子陵缓缓放下了手中的那支 Kar98K 狙击步枪，由衷称赞道：“好枪！”

“不过除了枪械弹药之外，想要在日军的严密保护之下干掉这么一个心狠手辣、卑鄙无耻的爪牙走狗，更需要缜密的计划，果敢的指挥和最稳妥的撤离方式。这样才能保证这会是一次成功的刺杀计划而不是一次愚蠢的冒险。”陆子陵伸手摩挲了一下自己下巴上的胡碴，严肃地说道。

“这是自然！这是明天董庆锋一行人抵达上海之后的行程表，前往日军宪兵司令部的车队路线表以及安全护卫人员表，请过目！”胡凌昭将皮箱里头的三张文件纸递给了陆子陵，“这是我们情报组所能提供的所有相关信息了，我们只知道具体的行车路线和他从上海火车站出发至抵达‘桥厦’大酒店内的日军宪兵司令部的时间。其余的工作就交托给你们行动组了，届时我们情报组以及后勤支援组会协助你们进行事前踩点和后续的撤退工作。”

“明白了，伏击地点的选择和具体的计划安排我已经心中有数了，明天就只需如此……”陆子陵仔细地看了看那三张文件纸，随后略微思索了一下，走到桌子边，从桌子的一个抽屉里拿出了一张上海市地图，一下子摊开在桌面上，指着地图上的一处街道对众人下达指令。

胡凌昭听了陆子陵的计划，满意地点了点头，他直起身来，冲在场的众人拱了拱手，语气肃然地说：“战斗即将开始，你们所需的一切武器弹药明天一早后勤支援组的弟兄们会提前交付给你们，到时候就请各位弟兄能够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顺利地董庆锋这狗贼送上天堂！”

“不，不是送他上天堂，而是推他下地狱！”朱亮意味深长地回答道。他将桌子上的照片向上一抛，随后一抬手，手中的那把寒光闪闪的飞刀顿时脱手飞出，“嗖——”的一声将那张董庆锋的照片狠狠地钉在了阁楼的墙壁上，锋利的刀刃恰好洞穿了照片上董庆锋的眉心。

十一月二十六日清晨七时三十分许，上海，公共租界外围。

这是位于静安区毗邻公共租界里的一片老城区，建筑样式大多是中西结合的石库门小洋楼、拥有橱窗的西洋式商铺和依旧沿用曲尺形柜台的中式商铺，不

远处则耸立着一座小小的天主教堂，高高的尖塔形屋顶上立着一个大大的十字架，显得庄严而又神圣。周围一圈大多是红砖砌成、拥有老虎窗的沪式建筑，似乎和公共租界里的房屋也没多大的区别。

城区中央一条并不怎么宽阔的柏油马路穿插而过，两旁的人行道上则设立着几处早餐摊点，热腾腾的豆浆和刚出笼的包子在清晨阳光的照射下散发出了阵阵诱人的香气。每处摊点周围都聚拢着五六名购买早餐的食客，而街道对面的人行道上则有一处小小的书报亭，几名身穿西服、头戴礼帽的男子正靠在电线杆和路灯杆上，悠闲地翻阅着当天的报纸。大街上只停靠着两辆道奇轿车，极少有车辆和行人通过。

临街的一栋民居三楼的窗户被轻轻地推开了，面沉似水的陆子陵警惕地透过窗口观察着街道两旁以及对面民居的情况。此时街对面的一栋旅社二楼的窗户也被人推开来了，头戴礼帽的胡凌昭装扮成入住旅馆的客商出现在了窗台边。他举起一面巴掌大小的小镜子，冲着陆子陵所在的窗口轻轻晃了晃，折射的阳光微微晃了一下陆子陵的眼睛。

“组长，胡长官给我们发信号了！”陆子陵身后的行动组副组长朱亮已经悄无声息地将两支 Kar98K 狙击步枪从皮箱里取出，敏捷熟练地组装完成了，他将其中一支抛给窗边的陆子陵，小声提醒道。

“看到了，进入狙击位置！将这盆菊花放上窗台，提醒大家做好准备！”陆子陵一把接过朱亮抛过来的狙击步枪，拉了一下枪栓，将一发步枪子弹上膛，语气镇定地下令道。

朱亮点了点头，随后左手拿起身后桌子上的一盆橙红色秋菊，将其稳稳置放到了窗台之上。那是给街道两旁伪装成早餐小贩、食客和看报者的军统特工们看的，这是“目标确认，即将进入伏击圈”的信号。

这个看似平常的街区其实早在昨晚就已经涌入了大批军统上海站的特工，他们利用各种伪装潜伏在了临街两侧的民居和商铺、旅社里，为今日的刺杀董庆锋的行动摆开了架势。陆子陵和胡凌昭准备利用军统上海站的所有人力和物力，在这个僻静的街区送这条日军的走狗下地狱。

陆子陵在窗台边蹲下身子，将手里的那支狙击步枪架设在窗台上，枪口从那盆菊花旁伸了出去。他伏在窗格子上，目光顺着枪身上的六倍光学瞄准镜的镜头延伸开去，他清晰地看到伪装成小吃摊摊主的行动组组员项澈隐蔽地冲他做了一个“OK”的手势，而小吃摊周围那几个刚才还在埋头大吃大喝或翻阅报纸的食客也放下了手中的碗筷和报纸，将自己的手放在了自己的腰间或胸口，一副随时可以出手的架势。

不知道为什么,看着自己手下们那一副全神戒备、蓄势待发的劲头,身为此
次伏击行动的组织和实际指挥者,陆子陵的心头没来由地感到一阵焦躁不安。
他感觉到自己的呼吸和心跳都明显地加快了,他手心开始微微出汗,鼻翼张合的
幅度也变大了。

“组长,您这是怎么了? 没事吧?”蹲在同一间房里另一处窗台旁的副组长朱
亮似乎也察觉到了身旁的陆子陵的异样。

“没事,只是最近一直被鬼子和七十六号的那群疯狗撵着跑,今天终于可以
复仇了,心里有点激动罢了。”陆子陵轻声回答道,说罢他深呼吸了两下,竭力调
整自己的紧张情绪。

“陆子陵啊陆子陵,临阵之时紧张不安,这可一点都不像你平时的作风啊,冷
静下来,集中精力!”陆子陵一边深呼吸,一边在内心里反复告诫着自己。

第二章

锄奸行动

就在陆子陵默默地鼓励着自己，平复内心的莫名的紧张不安感之时，一行车队从远处的路口拐了过来，按照预定的行进路线，向着众人设下的伏击圈里驶来。包括陆子陵，胡凌昭、朱亮、项澈在内的军统特工们都握紧了手中的武器。

车队驶进了略显狭窄的街道，打头的是四辆日军的九七式边三轮摩托车，每车上均有两名鬼子，一人驾车，一人则端坐在车斗里操纵一挺歪把子轻机枪。紧随其后的则是两辆流线型雪佛兰标准轿车，每辆车的白色车窗帘都被拉了下来，车内情况无法探明，使得陆子陵等人根本不知道此次伏击的目标董庆锋到底乘坐在哪辆车里。而在这两辆雪佛兰轿车后头则跟随着一辆日军的尼桑 180 型载重卡车，这种卡车是日本参照美国的雪佛兰卡车仿制而成的，采用相同的标准，载重五吨。此刻车厢里一左一右站着两排十二名杵着三八式步枪的日军士兵，枪口上安插的三八式军刺在朝阳的照射下寒光闪闪。

“准备——优先干掉当先开道的日军三轮摩托车上的骑手和机枪手！”陆子陵对着身旁的朱亮下令道，“开火！”

埋伏在一栋三层高民房的三楼窗台口下的陆子陵和朱亮手中的 Kar98K 狙击步枪“砰——砰——”两声几乎同时开火，枪口喷射出了一股炽焰，7.92 毫米的弹头几乎在枪响的瞬间击穿了当先开道的边三轮摩托车车手的脑袋。两

枪下去，两个并未佩戴钢盔的日军车手的脑袋上顿时喷射出来一团血雾，身子被子弹的惯性带着顺势一歪，先后从驾驶座上一头栽了下来，而失控的其中一辆摩托车车头一偏，撞在了路旁电线杆上。另外一辆摩托车则是由于骑手中弹倒地之时重心偏移导致摩托车向左侧翻在地，两名还没从枪声中回过神来的日军机枪手瞬间被侧翻的车斗压在了地上。

“吱呀呀——”开道的两辆边三轮被瞬间击中侧翻，紧随其后的车队内的其他驾驶员下意识地齐齐踩下了刹车，橡胶轮胎与柏油路面摩擦发出刺耳的尖啸声。殿后的那辆尼桑卡车上一个步兵班的日军更是直接炸了锅，在一名领头的日军军曹率领下，略显忙乱地在车厢里头蹲下了身子，一边护着头，一边盲目地举枪向着四周瞄准。

随着陆子陵和朱亮手中的两支狙击步枪枪声一响，街道两旁那些个伪装成小吃摊摊贩、饕餮食客、报纸小贩和看报青年的军统特务们也顿时从腰间、胸口、衣袖里乃至小吃摊的蒸笼里掏出了各自的武器。一瞬间，这些看似平常百姓的人就个个变成杀敌的勇士，他们的手里也瞬间变戏法一般多出了各式枪支。之前端着瓷碗、大吃大喝的四名食客手里紧握着驳壳枪，靠着电线杆看报纸的男人手中则多出了两把勃朗宁 M1900 式手枪。“砰砰——”他近距离地连开两枪后一个漂亮的前滚翻躲到了街边的一个铁皮邮箱后头，两发 7.65 毫米手枪弹准确击中了侧翻在地的摩托车车斗里的那两名被摔得晕头转向的日军机枪手。那两个倒霉蛋一个前胸中弹，一个后背挨枪，齐齐扑倒在车头边上，一命呜呼。

与此同时街道对面的一家旅店的二楼窗口突然伸出了三支黑洞洞的枪口，“哒哒哒——哒哒哒——”胡凌昭和其余两名情报组的特工一人手里端着一支 M1921 式汤普森冲锋枪，向着其余两辆日军摩托车和那辆日军卡车上的日军士兵疯狂扫射。这种被称为“芝加哥打字机”的汤普森冲锋枪口径为惊人的 11.43 毫米，拥有一百发的铁饼式弹鼓，在两百米的有效射程之内具有强大的杀伤能力。

“砰”的一声巨响，两辆边三轮摩托车的油箱连同车上的四名日军士兵被汤普森冲锋枪那穿透力极强的子弹瞬间打成了筛子，油箱里的汽油也被瞬间点燃引爆。振聋发聩的爆炸声中，两大团火球冲天而起，那两辆边三轮摩托车立刻被巨大的爆炸威力撕扯成了碎片，车斗在爆炸的瞬间被抛飞了足有十米多高，随即又重重砸在了距离爆炸中心五米远的人行道上，而摩托车主体则在爆炸之后迅速被从油箱燃起的火焰在一瞬间吞没！

爆炸不但撕碎了两辆边三轮摩托车，爆炸产生的冲击力裹挟着车身上的碎片以及日军士兵的残肢更是抛洒的到处都是，其中一截零件向后方飞射出去，瞬

间击碎了紧随其后的一辆雪佛兰轿车的前挡风玻璃，将驾车的七十六号特务砸了个头破血流。

伴随着爆炸，陆子陵和他的手下们竭尽全力向车队正中的那两辆雪佛兰轿车开火，毛瑟狙击步枪、汤普森冲锋枪、驳壳枪和勃朗宁手枪连连开火，子弹如同飞蝗一般向着车队狠狠扑去。陆子陵他们都心知肚明，这次击杀董庆锋的机会稍纵即逝，这里地处公共租界与日本占领区之间，虽然不是闹市区，但只要此地枪声一响，附近沦陷区之内的日军宪兵以及日军海军陆战队肯定会马上赶来支援，所以他们必须在日本援军赶到之前确保董庆锋死在己方枪口之下。

因此，除了情报组的特工们继续利用躲藏在临街民宅和旅店居高临下的优势，用步枪和驳壳枪对准最后那辆卡车上的一车日军士兵开枪射击之外，其余人等火力全都集中到了那两辆试图逃跑的雪佛兰轿车上头。纷飞而至的机步枪弹打在雪佛兰轿车的车身和玻璃上，一时之间火星四溅，好似燃放鞭炮一般“啪啪”作响。车窗玻璃挨了两拨冲锋枪的扫射就被打得四散炸裂开来，但除此之外车身上却没有留下预期的弹孔。

“可恶，是加装了防弹钢板的改装车！远距离射击不管用，弟兄们，随我来，用手榴弹炸死董庆锋那狗日的，别让他们突围逃跑了！”从小吃摊摊位下的暗格里掏出了两把驳壳枪在手的项澈一眼就看出了那两辆雪佛兰轿车的玄机，眼瞅着那两辆轿车正在慢慢加速，准备碾过日军士兵的尸体和正在熊熊燃烧的摩托车残骸突围逃跑，他连忙扭头向身后利用小吃摊作为掩护正在举枪射击的其他行动组的手下招呼道。

“哦！”听到项澈的招呼声，几个头戴礼帽、身穿西服的行动组组员迅速从小吃摊的摊位抽屉里掏出了成捆的木柄手榴弹，那些手榴弹的尾盖都已经拧开，只要一拉保险环牵引着的引线就能随时引爆，每三枚被绑在了一起制成了简易的集束手榴弹，威力倍增。

“小六你掩护我们，其他人每人带上一捆，随我上！”项澈一手接过被绑在一起的三枚手榴弹，一边冲身旁小贩打扮的萧鹿下令道。

“没问题！”绰号“小六”的萧鹿伸手按了按自己头上的那顶瓜皮帽，冲项澈竖了竖大拇指，随即一抬手向着正依托那辆尼桑卡车与众人激烈对射的日军步兵班投去了一枚木柄手榴弹。

“轰隆——”一声巨响，手榴弹在日军卡车前轮不远处爆炸，腾起了大片烟雾，四散开来的烟雾和尘土遮挡住了日军以及试图驾车逃离的雪佛兰轿车驾驶员的视线。日军反击的枪声顿时凝滞。

“冲！”瞅准时机，项澈大喝一声，一手持枪，一手紧握集束手榴弹，第一个从

小吃摊后头跃了出来，率领其余三名行动组的成员向着相距不远的那辆前挡风玻璃和车大灯已然碎裂的雪佛兰轿车冲去。

“扔！”伴随着项澈的口令声，其中两人立刻一拉手榴弹的拉环，瞄准雪佛兰轿车的车厢投掷了过去。“嗖嗖——”两捆集束手榴弹向着雪佛兰轿车飞去，一捆落在了轿车的引擎盖上，一捆则落在了车辆之前的路面上，由于轿车正好一个加速，准备逃离，那一捆手榴弹恰好钻进了轿车的车底。

“轰轰——”伴随着两声巨响，当先逃窜的那辆雪佛兰轿车的引擎盖和底盘同时发生爆炸，一连串的爆炸声在轿车内部隆隆地响起，沉闷、压抑，伴随着金属的扭曲变形声。随着这两声爆炸响起，仅仅不到一秒钟之后，所有人都清晰无误地看到一股爆炸产生的气浪裹挟着劲风、车辆碎片和手榴弹弹片向着爆炸中心周围方圆十五米的范围内四散飞溅开来。雪佛兰轿车一左一右的两扇加装了9毫米防弹钢板的车门以及四个钢制轮毂整个从车身上炸飞了出去，整个车体在原地猛地蹦跳了一下，随后又摇晃了几下就瞬间被油箱和引擎盖里头蹿出的熊熊烈焰和滚滚黑烟所包裹吞噬了。

“确认董庆锋在不在车里！快！”爆炸过后不到两秒钟，卧倒在地躲过了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和弹片碎片袭击的项澈就一骨碌从地上爬了起来。顾不上自己的头发已经被爆炸产生的热浪熏得焦黄，自己的脸上也满是爆炸产生的硝烟，他第一时间向离爆炸中心最近的那两名匍匐在地的行动组成员下令道。

一个被爆炸的热风吹得蓬头垢面的特工手脚并用，躲过了日军步兵射来的两颗子弹，飞快地跑到了那辆被彻底炸散架的雪佛兰轿车残骸边，伸长了脖子仔细审视了一番正在熊熊燃烧的车厢，随后一脸懊恼，愤恨地回头大声回答道：“妈的，这辆雪佛兰车是辆空车，里头只有一个司机，董庆锋不在车里！”

“什么？”

那名特工的回答声清晰无误地落到了在场每一个人的耳朵里，大伙听闻之后心头无不“咯噔”一下，而正架着狙击枪，冷静地再次狙杀了两名日本士兵的陆子陵也不禁微微愣了一下，心中那股莫名的不安再次不可遏制地浮现了上来。

“别管那么多了，在日本援军赶到之前先将另一辆雪佛兰轿车干掉！”正在这时候，原先在二楼旅社里头担任火力压制任务的胡凌昭以及他手下的情报组的特工们突然从旅社大门里冲了出来，一边端着汤普森冲锋枪持续扫射，一边冲所有的特工大声下令道。

陆子陵心头那股挥之不去的不安终于得到了印证，就在众人将目光转移到余下的那辆雪佛兰轿车上之时，街道上的形势突然发生了一次大逆转。那辆原先跟在已经被炸毁的轿车身后不远处的雪佛兰轿车突然稳稳地停了下来。随即